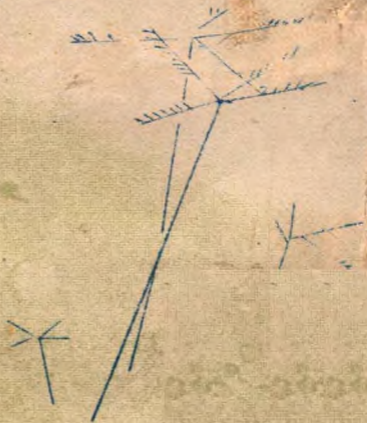


草靈

著 良 季 方



# 靈 草

方 季 良 著



(科爾沁草原)

庚德六年十月五日印刷  
庚德六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 靈草



定價式圖

吉林省通大區

著作人 滿克大  
發行

新京市五馬路

印刷所 成文印書局  
代售處 全滿各大書局

# 目 錄

銀 霧	一
蠶 草	六
十八年十一月的歸懷	三
無彥色的記憶與黃昏	三
東京通訊	六
走遍天涯夢遍芳草原	七
吉林行軍	五
二十年的麟情	五
我與星浦	六
科爾沁底六月	七
我無悲哀	九
窻邊生活（用爲后記）	九

# 銀霧

霧瀰漫着讓我看不出遠處都市的人行  
數不清母親歸來的路  
孩子盲目的，更茫然地

孩子推開秋早的兩葉窻扉  
柔順地髮絲藏起孩子一張臉  
山村靜寂得沒有聲息

——老人！今天不是好天氣  
我的白鵝鳥又不喜歡唱了

老人有比孩子更多的憂鬱

却更興奮起孩子年青的勇氣

——霧帶來了暫時的陰黯

霧過後會有永恆更明朗地青空

孩子振起你的羽毛吧

孩子底希望直是青空的風箏

春風吹斷了，孩子哭了

孩子底喜悅直是池塘和鄉村

夏綠了，白鵝鳥更活潑起

原野跋涉倦了老人的足跡

孩子讀起老人詩里的飄零

母親回來找不準走那條路

母親回來該是什麼日子



凄酸地淚水洗遍了孩子底臉

沈默着的隱念觸動了老人的創傷

老人推開沈重了的孩子底寂寞

孩子繪成了母親底臉

迅速地 聰明地抹滿了窻欄

心緒像冬雪一樣的飄零了

珍重着母親的別墅

老人走到時代回憶的途上

他們走回來了 從遼遠地路

悠長一片消逝在寂寞里的日子

孩子慣聽老人講厭了的母親底故事

憧憬着母親帶着親密地愛走來吧

——母親不會回來了



或許耐不起路遠的疲乏

我們去吧 帶你投到母親底懷中

美麗春天的太陽投進別墅的窗口

像洗清了孩子的臉色

孩子珍重着自己底詩句

——白鵝鳥叫在庭前

春意遍滿了山巒

然而孩子底希望直是青空的風箏

——寂寞地山村的窗欄

我只有數星々和看遠處的燈火

我孤單得再沒有一個伴侶

孩子藏着陰鬱地情緒哭了

# 靈草

## 燈的消息

從你提着燈走過

我的窗口黑了

像陰天

像夢里的陰天

我想

我沒有光明了

燃起一支火柴

不久這支光明又黑下去了

窗外沒有燈

沒有提燈的人

陰天愈濃了

你交付給遠來人

轉來你底燈的消息

我知道這是一支撒謊的故事

## 悄悄地日子

你要把我底臉記在你底心里

你看我真是一個傻子

誰漲紅了臉

我無言了

清楚的一個黃昏

黃昏傳出你底口哨

我躲在巷口

我哭了

心到比歲月寂寞

珠子悄然說

你在打聽誰嗎

我沒有搖頭

也並未點頭

好像一個日子

我們四隻眼睛

我們悄悄地

# 但願行在夢里

一夜

我們坐着

從髮縫里出數出一雙黑油々地眸子

我們相對着臉

我說——

我底青春被秋水浸蝕

但是我們感情都是一片藍色的天

我已經數不清了

一串々什麼樣的日子

像什麼把我推得很遠

是分明你送給我底我底夢

——還是一個人罷

一個人永遠不能受人攢棄

你告訴我這是屬於我們底故事

長久日子過來一條山河

我們同行

我們忘了患難

夜深了

你睡在我身邊

我底身邊繞着你底氣息

你緋紅地臉上

描出幸福的青春的溫柔

去罷

我們但願行在夢里

夢是一條黑色的路程

靈 草

我數你從上邊走下來的脚步

外面黃昏彷彿將濃了

像是一個青春的寂々

你聽了一篇珍貴的故事

第一次看見你在南方大地

你心里的燈籠亮了

告述你罷

我有五六個年的苦辛

珍重把這些事講給你  
你快樂直是春天的燕子  
我放下一個沉重的擔子  
運命給你好受的微笑

我記着

你生成像一支靈草

客人帶來

帶來灌溉的泉水

我潤澤這靈草的生成吧



# 十八年十一月的歸懷

## 一、胡沙

誰把你載到胡沙

你在生日

正是你今日風箏一樣的運命  
你窗邊無一棵樹影的風沙地

## 二、天風

你悄悄來了

交給我一片無語天風

我們被一隻車子吞蝕

你說你有十八個年的苦辛

## 三、風鈴

五月風鈴

我去信問你

紅珠兒好嗎

我們相遇在去向老人的途上

四、影子

我終於背着炭筆去了

我們站在孤寂地山村里的庭院

我留下你正青春的影子

我走開——

我們被柳絲給遮斷了

五、家窗

夜里你睡在家窗

你推開月光

你悄悄說——

胡沙把我底青春殺了

六、流星

我送你回到胡沙

我回到

我無家的嶺上

夜的流星一線銀色地光亮呵

七、柿子

本來要送給你這東嶺窗外的水紅花

然而它却殘枯了

我始終未忍得把它拋掉

直到你帶紅柿子來

我感到夏更幸福了

八、燕子

我們到老秋

我們不能相見

你來信哭着說——

夢被風壓吹破了

疑是機關車聲

我急着寫一隻燕子

九、金衣裳

忘不掉你給我金色衣裳

我嶺上的年月

永不能消逝了的恩惠

風霜雖是悠遠了

十、默然

我們睡在老人身邊

你從遠方歸來

南窗日透進秋早風涼

這夜交織着——

秋天里的春天的情緒

我們都相默然

十一、埠頭

冷凍了埠頭

胡沙的來客杳然無聲息

風雪送來更冷凍的消息

巷子更寂々

以後的夢更碎了

十二、風雪

外面正揚起沉重地風雪

我們坐在夜里

望你爲來日踟躕地兩隻眼睛

——神能保佑你的

是年的最后日子了

十三、手 囊

你會跑來了

推開門

我驚喜得忘了正問卜

讓我接下你的手囊

我快樂得要哭起來

十四、願 你

我在老人身邊

你展開新生活開始的生計表

我面向你穩健的臉

——親愛地生命呵

願你展開平和地兩翅吧

十五、遠 方

你從遠方帶來什麼

一腹辛酸地——

一支淒冷地——

回憶

一夕

我致誠地爲戰慄地祈禱了

十六、聖母

你在這獨特的受領着聖母底恩惠

你底慈愛竟和她一樣的——

交給尊仰聖母乃至你底人們

一日你悄悄來

我們含笑着——

這過份的感情所賜的

十七、十八年

十八年

正是你青春緋紅的日子

你會佻着身影

吐出悽惻地哀歌

明天看你

已經無聲息的留下一支故事走開了

十八、十八年十一月歸懷

只是塔灯像一支好看的眼睛

留下一片山村旅人的記憶

巷子依稀抹着黃昏烟霧

烟霧是什麼都不能被我看見

靈魂啜泣了

並不是忘了什麼



我想你再不能說出什麼  
以爲能帶來愉快的種子  
却給我一些灰色的記憶  
推不出我心外  
你的輪廊呵

去  
吧

忘問什麼時候你再來

黃昏山村不怕落了月亮

正怕山村落了月亮

黑寂々地蛇一樣

我悄悄看你

我悄悄推開

十一月將風雪  
交給冷凜地風

我們該別了  
我們也該別了

# 無顏色的記憶與黃昏

山河留給我一條亮晶晶地影子

光明得直如海上的明珠

我過小巷口

黃昏無顏色

黃昏沉澱了故鄉天地

天空撒無數星子

燈光暉々如千點星々

窗子淡々顏色

你默々無一語

小院却無溫暖氣息

鄉愁有如烟圈

生命却是漂泊夢

海濱貝殼

青空碎雲

一任於風一樣事實罷

我們一起吐出熱地氣息

把一些忘不掉的留給誰

直是——

幾片青空的雲朵罷



我們迎風雪

想再堅實地記起今夕事

只記得

你在一家的門扉兀立了

我們在這里

種下事實上記憶的種子

我會小立

在印過你手跡的門扉

夜色沉々地故鄉天地

我們雜晃交織着說不出的情緒

你交我以恩惠地汗滴

明天

我將要走開了

我們幾時重來

江濱的水流

隄畔的青石

山巒的紫藤

那一條明亮的影子

我是不能失掉我底記憶——

我被山河留給一條亮晶晶的影子

一日

我在洮兒河的原野

用失意的淚

讀——

幽美着沉寂着家鄉的消息

故鄉遠了

我知道我失掉了什麼

我也知道失掉更無獲得

我坐在興安幽谷……

什麼都是生疏而孤寂

我幾乎寔落得哭起

我離開了什麼

我想

無顏色的記憶與黃昏

# 東京通訊

## 第十

我數着下關藏在海波上的星光  
讓海風溫柔的撫過我的髮絲

今夕

蒼茫的站在甲板

想起去故國過你家園的日子

你底臉在窗外匆匆消逝了

載着交給我底珍重

我無一刻忘掉

——待你走后櫻花更該滿開

我悵然地再舉起頭



聲渾々地斷槓槓遊了

.....

.....

第一

船近棧橋了

甲板交響着明快地音樂

親愛的——

我懷着憧憬

我載着希望

今朝

海濱一片黎明

海水一片安靜

我走來了

鳥影消逝在海邊

銀鷗銜起浪花

都從腦里推下

山陽沿路好像永藏在竹林里

海濱抹着一片雨后的晴天

第二

我推開一張窗子

東京烟霧沉澱在老綠了神宮外苑

松葉碎語凝是家鄉夜雨

我只一人

悄悄走來了

飄起深濃地海外繫念

六年前一個人底旅舍靠近海邊

沙汀踏不盡——  
破碎了一張海外的歌弦

第三

上野底顏色濃々地宛如春早的家國  
願等上野春來  
交給你一片新綠地情懷

數不盡銀座街街人如流水  
幸福的人們呵

把歌聲撒滿日本橋邊  
人們底並肩雙影

織成一支長串

灯初上

聽不清朱唇吐出纖細笑語

像都在青春

青春直是希望的青空呵

彷彿我已是失去了主人底風箏  
仰面青空直是一懷寂寞

我悄悄來了

靜々地聽神保町底匠人說

——這是尊銀色地神

聖母遺給她所有的信徒

我宛如獲得了一棵溫暖種子

我閉起眼睛

對向銀色地石神

——神呵 交我以快樂

東京紅色地玩意

交給你

記清爲念重着春天的生命

莫若說

寫出故國鄉人底智慧地情懷

第四

山田冬雨后的一个好晴天

松葉子被雨洗清了

我匆匆踏過

滿鋪太陽從葉縫鋪在地上的篩影小道

貝堡被我踏碎了

我追尋起

已經被它迷惑我底一隻白靈子

第五

京都悄然無語

傳說這里和我故鄉一樣

水光與山影都是一片蒼鬱

天給生成這大自然的彥色

夜色染過河邊

歌絃瀾漫着淡色地畫舫

直是秦淮河畔的夜來

巷子染遍萬盞燈籠

只有我在此走過

清早牛乳車推過了

紅粧姑娘輕巧地推開木樓的小窗子

第六

大阪城埋在工場烟霧里

這是一片花々地市街呵

我一日

在鐘紡的樓窗

展開它們活潑地察歌

——抱着久遠地希望

伸張青春的生命

第七

我直數不清千點地海面漁火，

車沿海濱行

像隻航行船隊

和歌山燃起我們悠長地友情

我們經過清寂地巷口

異國友入底蜜柑樹下留起我旅入底影子

蓮藕風味洒滿了我底鄉懷

將行了

夜沉沉我像從夢里走出

第八

岡山一夜雨

兒島灣像一張圖案

與除村的河邊

划起一葉木舟子

燈光下我與夢同寂寞

明天

女主人情之把味噌汁預備好了

輕々推醒我底夢

窗外雨霧濃重了

第九

蜜柏林的芳芬灑滿了寂々黃昏

黃昏到橋下

彷彿我在此

我快樂的待你來了



# 走遍天涯夢遍芳草原

我們一起走罷

我們不得回過頭去

是一條悠長的路

有青々の草，淙々河流

草原上生出芳芬的花

河流兀立着，一隻鸞鷁鳥

走吧

走到那里

直到我們再不能走的日子

你總在我的前面嗎  
扣心你的兩隻眼睛  
不要被風沙迷了你的路  
不要被石子刺痛你的腳

我看你的背影  
你在我的前面  
你的頭髮迎着陽光  
那閃々發光的髮絲呵

不會再說出什麼  
只是兩個人的足跡  
在這——  
可以在沉寞里

永遠在沉寃里

會記得

一天的事情

前面的人畧回了回頭

彷彿有話而不能說出罷

是這樣

就這長途的生命里

你一個人

你只知道這里只你一個人

我在你的背后

我永遠跟着你走

告訴你——

這是草原

一片永遠未受任何摧殘的草原

你的步子沉重

你的速度過於我

我們永遠不能靠近

雖然你會喜歡我對你的招呼

你今日

你今日把我的一支夢給擊碎

把我的心給用悲哀塞滿

不知怎樣算開始

又不能想方法再知道開始

這樣下去吧

日子會來在你的面前

日子也會走在你的面前

近了——

一切都像近了

我們不相近

我們過去的足跡是相近

我們的影子是相近

近了

近了

晝會變成夜

夜前是淺淡的黃昏

黃昏——

來這草原

黃昏的顏色染遍整個草原的隙間

也許——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草原上黃昏的顏色

將我盡在這顏色里

我們的心

也就被這顏色給吞蝕

什麼都被吞蝕

因為我們相離並不遠

我能聽你的高歌

聽聲從草原傳來  
這歌是這樣——

走遍天涯

我們有宿處

宿遍芳芬原

夢遍芳草原

走遍天涯

天涯盡是路

雖然我們的影子渺小

我們知道——

我離不開你

像你離不開我

夢遍天涯

只有我們

我們有濃情的夢

夢在你身旁

草原只有我們兩人

我們是原上的驕子

你不能追我

你不用追我

草原只有我們兩人

無論走到那里

都有我們的足跡

都有我們的氣息

一日

我或者一時把你忘記

但是神是不許我



你也不許我

走了吧

我的人

茫茫前邊

你——只有你

你可以永伴我

夜深深

你迷路

你放大了兩顆眸子

我有一支燈籠

你奔向我走吧

我聽了

我不能再聽了

你的歌

你的夜里的長歌  
我奔着歌聲走去  
這歌聲  
是怎樣的迅速的，飄渺的  
在剎那里消逝了

可是我知道

這是你的歌聲  
也是你爲我唱的  
歌里的主人  
是草原上的行者

你的歌聲

和你的行跡一樣

我聽不見

我幾乎聽不見

夜，

夜是由黃昏的淡黑變更深黑

我失望——

不知去路

也看不見你的影子

我更失望——

我怕永也找不到你了

這茫茫的草原

天邊，

草原遠到天邊

我悲哀得脫不出

我更悲哀得無語

你那去了

你是牧者

我是羔羊

失掉了牧者的羔羊

這可憐的羔羊呵

我的牧者嚟

於是

我哭

我又哭不出聲來

我高叫

我又沒有粗壯的喉頭

這草原

草原吞蝕了你和我  
可是我也看不見你  
我也看不見你

呵

這支燈籠

你提着燈籠走嗎  
你給我的光明嗎

渺小的一顆光明

我載起 載齊

可是

光明是遼遠 而微弱

我知道你離開我  
過於遠了

可是

我並不能失望

我在這光的後面

我就在你的後面

我沒有疲倦

我在你的踏過的草原

我不能站住

夜深

我看那遠處的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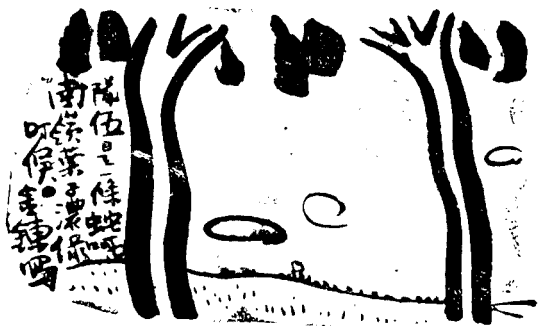
又亮了

也許你又換新燭  
也許你在燒乾柴

我是永遠在走着  
我在草原里追尋  
無論是夜與白晝







南嶺葉子濃  
叮候筆揮寫  
隊伍是二條蛇呀

# 吉林行軍

隊伍是一條蛇

南嶺葉子濃綠時候

槍，彈丸，行囊，刺刀……

——從今做了我伴侶

隊長底刀閃銀光

號角淒切的叫起了

隊伍直是一條蛇

大陸長空

綠波高梁

碧油々地草野

烈陽刺痛肌膚

行裝壓痛雙肩

胸膛有七月的燃燒呵

風飄蕩着小鎮迎送人們的旗幟

他們帶來誠實地安慰

我們來了

無一點倦意

無一點苦辛

負起時代的使命

探求偉大的憧憬

沿路河露營夜

火燭浴着戰友底黑壯的臉

在這里

浮蕩起十年前的夢影

熟人珍重我說

——你再進一步

——再進一步呵

我慚愧答不出時候  
集合的號角叫起來了

夜

夜呵

鐵一樣的步伐

踏破千里路

路旁人家睡聲

籬笆里犬吠

鐵鞋散微光

流星直是明滅的銀線

燐光跳動着爬過原野去

是靈魂的燈籠

是靈魂的灯呵

我們像被攢棄於深淵

我們追尋明天

歡喜嶺滿山飛螢火

我底故鄉

我底故鄉

一夜

步哨的兀立

鎗是我底伴侶

一切都被我忘了

一切都被我忘了

黎明

雨霧里

槍聲咆哮了

健兒們

用盡你們底全力

殺！殺！殺……

我走進故鄉來了

故鄉依稀

“幽美的，沉寂的！”

松江畔興亞塾一宵呵

我望江隄夜燈

疏散的人影

我默々

我們底故鄉

我親愛地故鄉生成的人呵

## 二十年的禱情

迎今天的太陽

從今天我再不用青髮遮眉稍  
爲生之祝福呵

帶來今天的快樂

輕々喚你將疎遠我的名字  
把這雨露洒在你底髮絲上吧  
你悄悄窗前小立

滿二十年的風雨

直是一顆草

給我心版塞滿了綠意  
抑是我們夢里的烟圈

霧一樣

我永遠

刻着一尊影像

我不能忘了信仰

——我底神

|||

年代遼遠了的記憶

初相識

你是嬌柔乳燕

正待春天

春天給帶來光澤毛羽的雨露



年代近了

乳燕育成美麗珍愛的金羽

把濃情的歌撒滿青空

青空的雲朵載重我們底生命

把我們一任於天風

鬱々松林——

松蔭葉隙露出月亮

畫我一夕獨行

新穎的嘗試罷

一件天繡的錦衣裳

潺々溪水——

迎江風展開情懷

漂起美麗地朱衫子

我行在山巒——

滿谷遍撒鶯啼

我沉默新展開的洞天

我浴在感情的水里

爬不盡感情的山路

這濃々氣息的生命

今夕——

我們伴着影子說話

一支夢

屬於我們底黃金色地流雲

天神賜我一塊寶石

一棵珍珠

我拾起又怕丟掉

低着頭

含羞直如十八年的姑娘

三年前在人間撒遍數千粒種子

誰有能愛重它的「資格」

只是你呵

你一個人

明天將不能久在的「熱意」

我該自掉將失掉了的感情

戰慄着身子

秋天霜后石巖上的兀立

知道它交給我底溫暖被我丟了

南窗口留下冷落的記憶

我忘不掉——

茫茫草原上一支的影子

我抹去這塊哀秋的淚

洪爐將熾鍊英勇的火焰

走遠了

夢一樣的事實

年月給人留下風雨

我珍惜

一片蓬勃的明朗地春天生成的靈草

交給你吧

帶來原始的生命祝福

今夕踏進一塊幽邃的南方大地

悄悄揭開心門吧

我只見比我更龐大的身材

安靜着濃紅的臉

那兩顆使我永遠顫動的星子似一雙好看的眼睛

你底“美燦的時代”

你底勇壯的邁進”第三階”

——都是你交我底祝福啊

雖然你忘記了我

你已經不相識我了

我不能忘記

多少事情載流雲

多少日子寄流水

三

永久不能忘記

年年，月月今天的日子  
探出清快的頭顱

給你吧——

從此再不用青髮遮眉稍

記着你窗前小立

二十年風雨的禱情呵



怡和天日様所色。全糖写。

# 我與星浦

海和天是一樣顏色

脚踏沙汀

寫出我生命的留言

而今

我來了

赤脚走進海水

不怕水過我底雙膝

又不怕碎石刺痛我底脚

忍痛奔向捉蟹紅燈

這是惟一的光明與希望



我投進海的懷抱

把我交給海吧

如果天地許我存在

我渺小得直是一顆沙粒

過去生命的歸結

把未完成的——

說不出的話

含羞的感情

都一任於洪流吧

我底神

怕你像猛獸掙扎一樣的咆哮

怕你茫茫無一點邊際

交我無吝至尊的愛護

我數不清羣山燈影

潮愈大了

直是昨夕的暴風雨

我們迎暴風雨走在街頭

雨珠打在我們底雙肩

明天你將來了

把什麼交付給這洪流

再轉給你海濱的情緒

我底神

沙汀一個寂寞無語的黃昏呵

海潮更大了

我底筆已枯盡了

# 科爾沁底六月

## 三年后過此地

三年后過此地

山樹人家埋在霧里

從驛頭走出的行人忙奔向小鎮去的車子  
一條雨時的小路消逝在綠蔭里了

三年前我來此地

我底曉之旅車過窗外

主人從房里跑出

我推開一張木板門

孩子拿草芽喂白兔

孩子換新了几上瓶花的水露

主人悄悄立在我面前

待我從教堂祈禱回來

從年輕髮絲里看出深遠寂寞的臉

我無勇氣再沉寂下去

——你不喝點水再走嗎

主人黯然站在柳蔭下

我推開一塊難過的情懷走開了

過了不久年月

主人爲要找一條生活的路

我從遼遠得到消息

主人已經離開這里了

離開這里遠去的走開了

三年后過此地

你彷彿在霧里高歌

却看不出你底顏色

無聲息的今朝

拾起一塊沉重地容戀

我被霧吞蝕

茫然地走不出你底身邊了

### 我在活佛前祈禱

我在活佛前祈禱

龍山麓沉澱着沙漠海里的宮殿

梵通寺被浴在丁香花海

沉鬱支喇嘛僧羣的長號角聲

從山麓爬起

蛇一樣的爬到洮兒河邊

我在活佛前祈禱

活佛賜我尊從西藏帶回神泥鑄成的佛像  
因為我不能久在你身邊

我們將遠了時候

讓它永維護你永生幸福與快樂罷

## 留此一支淒壯地蒙古高歌

興安峻巖像凝固了的廬山瀑布

韃子花香灑遍綠苔生滿的岩羣

紫鵲花寫出幽谷的沉寂

寒沙市在遠方

山影被雲給遮斷了



今夕何夕  
 此夜何其  
 三五之夜  
 明月如畫  
 良辰美景  
 不可多得  
 宜乎君子  
 必求其地  
 以居之也

集起百千百塊

築成我們底「鄂包」

不知年月再跋涉着來

它抑或久遠地展開襟懷吧

張起喉頭迎着大戈壁吹來的沙風

今夕王爺廟

留此一支淒壯地蒙古高歌

## 杏花白了的消息

一夕

我靜坐在洮兒河畔

草原染成夕陽顏色

騎驢人來



載我”杏花白了”的消息

我心扉打開一面窗子

——願你帶些成吉思汗的偉壯歸來

宵深我顫動着一張紙片

是寫着我底名字

鄉愁塞滿胸懷

心直是澎湃得咆哮

我不能安靜睡在科爾沁的夏夜了

隔壁蒙古老婦人正是烹茶的時候

門隙透進紅色的火焰

她底遠人歸來的氣息

我抱着我底紙片

直是貳十年后的蒼老時候了——

我是沙漠上的主人

一夕迎風沙你悄悄走來

在深宵看不清你底臉

只是會被人頌揚的眸子 風采的一張面孔

乃至你高健青年時代的影子

你底聲息，我依稀熟記

煮茶的火焰燒着我們悠遠的情緒

我知道你依稀有英健與美麗

你底永恆盤旋在我心里的氣息

我們遠離了

我們遠遠的離開了

我們不能把誰忘記

我們應該這樣

我們黯然的哭了

我清醒來

我眼角有淚痕

我心跳動着蒙古夜的交响

悠長深遠

這遮不斷的一條流水的感覺呵

不相信背你遠了

一夜

蒙古歌者坐在我床邊

彈起長大地胡琴

用月光洗我底臉

我沉思在蒙古歌者的歌聲里

這沉重陰鬱地調子

我底感情幾時能交給你

我幾乎陷入深淵

沒有一個人懇喊出我底名字

——不相信背你遠了

神經不要過敏呵

我終于被苛責得哭了

### 一篇山村故事

和雲雀底口笛一齊落在出谷懷抱里

我底青空呵

山谷無一語

新綠有如少女夏粧彩色

這里沒有傍晚的“窗子外一片金紅色的雲”

落日直是甲板上看遼遠地塔燈

山色是水洒的長城壁

幽谷清朝迷滿濃霧

推開窗子

茫茫一片無彥色

不要忘記呵

一篇山村故事

霧瀰漫着讓我看不出遠處都市人行

更找不出母親歸來那條路子

孩子望着天色

緊鎖住眉頭

直是一個盲人

我底眼前

依稀白茫茫一片無彥色

龍沙夜與扎蘭屯的山色

龍沙夜

望江樓寂然無氣息

追尋嫩江畔史蹟的蒼茫呵

我悄然來

我又無一語的走開

山色綠遍窗子外

一片虫聲的季節

這里交繞着無數支流

樹叢藏滿人家

我找不出

那里是成吉思汗底野豎

我更不能記起

這遠地悠久地史乘

## 七百年前的征歌冲破索倫山的沉寂

牛車隊

過原野 山谷

天地直是睡了一樣

成吉思汗鍋的火焰燒在北地底感情

七百年前的征歌冲破索倫山底寂寞

高山谷山下

滿洲屯二百年前公主遺下的血緣

風撫動着汗王廢墟蠕動的長蛇

年代蒼老了

我又悄悄走來

哈倫阿爾山不失如遠方的溫暖呵

白樺林處女羞見旅人車隊

沙沙吟小曲

直無一言立在白樺橋

聖水洗得我幾乎睡得安靜

珍重

不要忘掉了哈倫阿爾山不失如遠方一樣的溫暖呵

科爾沁底六月

今夕我把身子交給蒙古包

蒙古包的天洞



明朗如青春姑娘底粧鏡

鏡子漸漸地亮了

我驕恣而自私着

這塊天洞的青空永是屬於我的

這塊鏡子像蒙一層霧

淡色的天洞

淡色漸々地濃得像蒼老了的老年婦人圍房顏色

天洞黯下去

夜將來了

安靜藏起這支夢吧

綠衣衫，紫頭巾，朱瑪瑙耳環的青年婦人

牛乳汁從指縫滴下了

迎着夕陽燃燒着地晚紅  
興安嶺的風吹起了

就在千里迢々地胡沙

獲得了這是屬於我底方盒子

它交給我多少幸福

我幾無勇氣吞掉它

使它保護我罷

從今行囊里多了一塊乾糧，一盞燈  
一顆原上的種子

蒙古包的天洞沖出煮乳茶的火焰

我圍着這沙漠夜的光

解開行囊里方塊的肝臟

和乳茶一起吞下了

——這是原上六月的感情

神秘地科爾沁底六月

我投到大地的懷里

我底至尊地神呵

## 哥薩克之日

哥薩克有勇敢的騎士故事

麗尼亞姑娘推牛乳車送夕陽殘照

馬上白衫立領的哥薩克少年匆匆跑過來了

祇禱着的老人

沈默回數着幾百年間民族勇敢豪放地西伯利亞原上的史

乘

窗外野原上的舞姿又閃動起來了

兩日夜走入一片晝的夢境

宇宙撒着

清幽地歌聲

我幾乎醉在它們底懷里了

天將明我底旅車走開

金髮姑娘牽圓着珠子一樣的眸子

我像有惜別意思的望着那雜晃的招手

寫在呼倫貝爾底綠色里吧

不知從何處來

忘將走到那里

把身子交給駱駝

宛如瀨戶內海的航丸

我直失去指針的原上失路人

百靈撒過一片口笛

不久便消逝了

划無去向的海程

綠波滿遍天邊

花羣幽柔得如出浴娘

優越得未曾受過一點摧殘

永遠美麗得如夕陽染遍的海潮：

我不忍得踏過去

我醉在呼倫貝爾的原上了

輝果勒房子煮好熱茶

這是怎樣珍貴地慰安旅人的心懷啊

到現在一切都好像沉寂下去

雖是人們不背我遠着

我已遠背於人而遠了

當我發見一顆青々地綠葉松

亭々玉立像支影子

我直無力再幸福記起什麼了



後正 被魚 上野 櫻馬 海

牧草蠕動着像浪柴

幾乎被原上野煙吞沒的蒙古包像漁家底船蓬

天邊踏來蒙古騎人

匆匆逝過了

今個

我在大地的懷里

寫在呼倫貝爾的綠色里吧

已無一語的融化了



# 我無悲哀

相信

在一天

我底鏡子碎了

碎了我底臉

我底燈籠熄了

滅了我底光明

我底影子丟了

失去我底溫暖

我底玩具掉了

失去我底快樂

.....

.....  
我不敢哭

我無更一點悲哀呵

親愛的——

# 窗邊生活（用爲后記）

在靈草發刊前

月 日

· 生活在一個窗邊，我們平時總說不出什麼，偶然，我望了望對面沉寂的臉，那該是深夜的燈，是我生命永恆發散着光亮的燈。

月 日

我底夢，該輕快而幸福，這不是我生活的開始，也不是生活的終了，寂寞而悲哀，該爲感情的恩惠而中傷。

月 日

未等櫻花滿開，從國外情交歸來，正是窗外有春天消息，那是你滿十九年了的歲月，我快活讀你底一篇詩，它叫「銀霧」。這是蓬勃生成的一支靈草。

月 日

偉大草原與廣滴的青空，我帶着從一個人交我的珍重，放輕步子，踏孤寂的處女天地。

久住在科爾沁草原已普吐斯克村的安博道爾吉家中，我曾對佛祈禱願佛交我一支夢

一個人高大着身材，藏在駱駝隊里，打着哨子走來了，我們用理智狂放的情緒，默默地站在草原上的聖水之濱，那是洮兒河畔之一夕

這個人和我一起融化在科爾沁里

沙風使我悲哀的醒來，我正拜領了一件遠來的禮物，喜悅里却有隱痛的淚。

月 日

雖然近於我，依然像在遠方，是遠天的一顆亮晶晶的星星吧，夢比昨天深了，我更傷逝，而更寞落。

● 月 日

千山松音，直是海潮的碎語，從百葉窗孔，看出山間渺小的月亮，我一個人的黑影，晃動在山谷深處，我想：

——該有永生屬於我底靈草的生成吧。

月 日

不知明天；

只知昨天，今天，我未能離你身邊，一面小窗子，外面吹着風雪，星々該是今夕的光明，只有宅宅該是時々離不開天神的燈籠。

我舉起靈草問過，對面只是沉寂星星一樣的眼睛，我輕輕放下，我一點什麼也想不出了，我說，請把『銀霧』給我吧！你默々

● 月 日

今天，却也很後悔該遠你生成，我有失却溫暖之日，宛如碎了粧鏡，我不想悲哀乃至不敢悲哀。

二十一年的二月二十日在自宅窗前

